

16
249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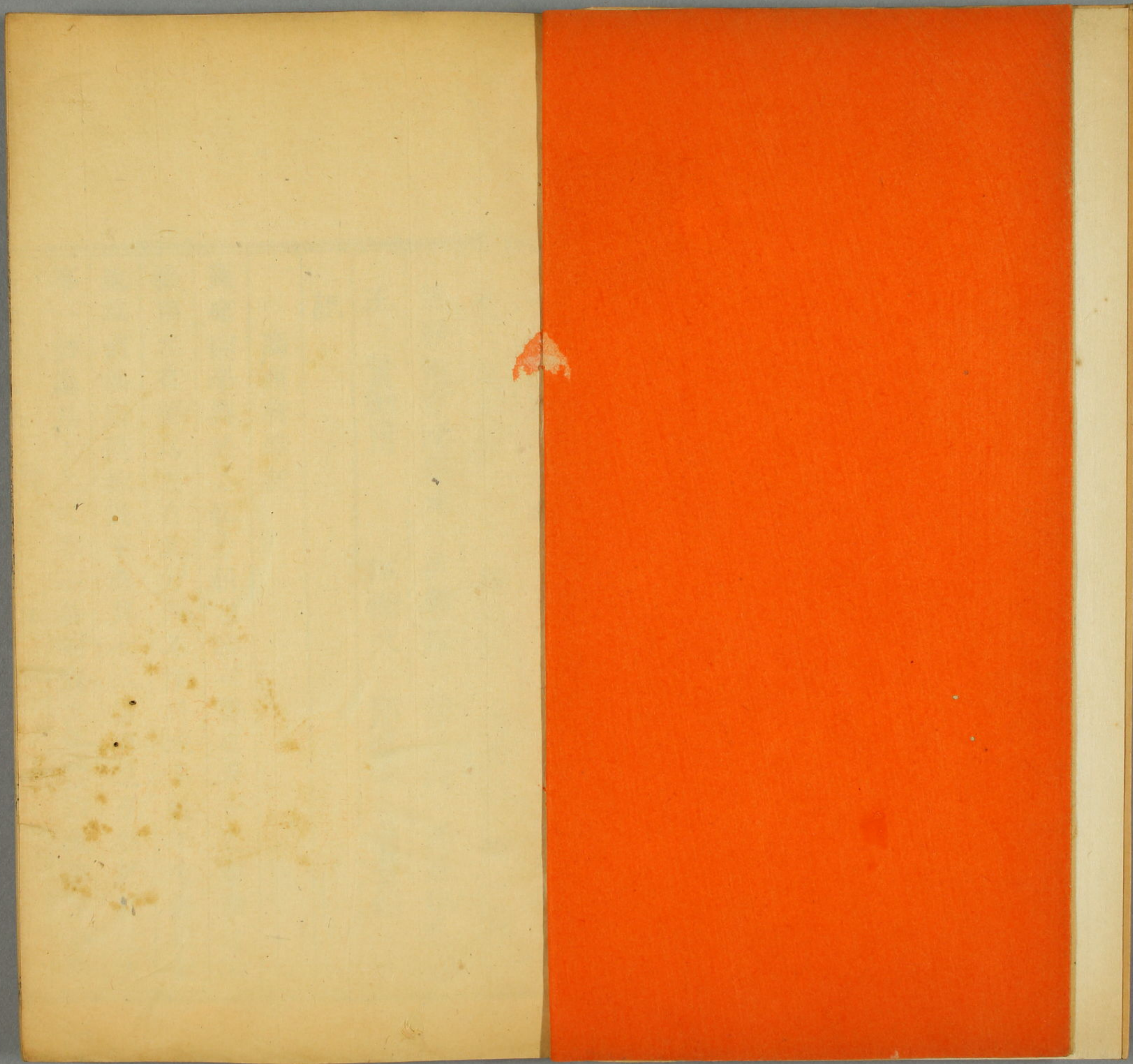


邱海二公合集

和 16
2493
10-4

216
2493

和
2493
10-4



立文莊公集卷之五

宗孫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
機用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
地為尚徭所侵掠民十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
事一切麤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

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關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靡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

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永福文學楊拱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

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舉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旣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旣作頌官淮夸攸服

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爲嶺海要地皇上以邊疆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輒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

脩文教莫若興學教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湍庑庭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閱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邇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

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莽之區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千羽千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頌宮而淮奄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句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

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
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
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
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
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
靡之餘折理謀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
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
予既叙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
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

桓桓學宮于江之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

庠夾輔經閣我我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
有廬養賢有庖有庖有漏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備
舉室千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
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
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于羽麗牲有碑
薦醴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僕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間
間啾啾篋笥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候候衣裳
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妯娒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
墟千祀之宇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穎汝
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藟剛

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兕而頑我礎以斧不飾
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觀父詔其子孫承於
祖相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
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
我所有孰非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予因民心
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
於蠻夸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
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

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
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
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
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
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夸之志乘桴浮海之歎豫有
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
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
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脩繕

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脩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置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創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凉周書專董其事旣訖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

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姚注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川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夸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攬并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堆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夸之志浮海之歎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

且文莊公集 卷之五
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

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
按察使涂君奉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
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
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昌
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峻在民間譬
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囿者移彼置
此區別而羣聚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
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
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峻
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

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
所以挺立拔山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
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籞
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萊竹
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楸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
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方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
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
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

管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
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
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
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
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
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
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歎所謂南者非道
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
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矣雖以嵩洛間人亦
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脈小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

乃大明于阨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
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
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
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
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
而後行當米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
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
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
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
穎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何素仲素之

先豫章人也避地來居南平後徙于汝仲素於楊門獨能
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
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劔產也而朱子亦生劔之
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
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
之脉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
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
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
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
朱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

生麟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
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
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
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邈孔孟之傳抑亦
或有不知劔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
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章
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
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
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
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劔津而

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沂劔津而上或往或來何
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
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
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
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
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
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
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
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
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

源所自之地不亦躋與侯曰然遣倅來求記於予予旣推
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記其
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
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
竝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嘗其落成則
是歲之秋八月也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閹茂是爲大明弘治二年皇上奉天承運賢俊
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
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

卷之列而文武羣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
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
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歷數
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
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
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詞藻繪而已
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
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壯治道儲民俊
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
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

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兩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
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而文運遂以否塞我太祖高皇
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士載闡人
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
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
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
定爲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
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
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皇上御奉天殿
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

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
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
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
之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
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
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
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覲其登庸以享有爵
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世
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
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

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聖天子之所
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
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
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
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以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
惟名則不恃形以生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
音文字以寓之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
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中以來始

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于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

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鄴及鄴之孫暉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漸盡矣而唐未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

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遑遑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礪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

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與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

故所在學官輒礮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
未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
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歎曰餘姚
爲兩浙壯邑入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
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
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
遠者職也因礮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
人張叅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
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
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

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利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
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
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
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
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
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
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
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
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厝

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亾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會通河土橋石牖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旣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牖曰梁家鄉浴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牖曰戴家灣泝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牖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牖以積水濟舟

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河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卽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牖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

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子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於天者旣潤其載類之苗俾生生以爲民矣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旣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剏刻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牖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始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

之境氣勢衝絕脈絡中闕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
漳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
河雖若有所固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深廣
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朝廷
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
焉子謹因一牘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
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
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
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
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
之築湘湖趙彥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
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
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
當是之時冰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塘
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
茫沮洳之區莫不啍啍而茫茫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
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
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

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屯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甌曰栢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區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龜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蜀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龜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

無與焉於乎若歲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子文以丞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畱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

亦必舉夫疏通濬畜之政有以也夫釋輿古名郡吏治之
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爲良今其遺蹟或
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
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
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
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旣邪於是乎
書以爲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踏可涉
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封以占其利涉
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面行之爲舟爲筏逆而
度之爲橋爲梁旣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
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
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輿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
隨流沿遡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
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
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
所其地視魯闕里萬世道統闡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
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淞入閩之咽喉八閩人
北出而朝于京闕未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

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饒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歎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圯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始與寮案熊傑輩捐俸以爲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丘童陳志翁泗僧鷺峯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十有一焉

呼物之成敗雖有五數

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

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圯

時天之十千十二支相配至是一

周而又過之中間蒞是

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

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

是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

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

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

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

舉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

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

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

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

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徵

之空言哉靜之初舍鉛

槩之習以臨吏民卽能有餘力以

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

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杠

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
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
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
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
其後之君子告焉

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
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
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
而予爲之記請卽文公斯言以爲

唐丞相張文獻公

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
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
帝時唐高宗咸亨四年
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

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
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
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
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

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至
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卽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
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
里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
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
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
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
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
與李林甫裴耀卿竝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
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

諒事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灼灼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夸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旣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旣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

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暉景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畱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誥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圯磨滅今陳跡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雄

詔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礪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子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山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瀆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費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

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知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
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餘里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當寧而
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
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
屬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表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
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
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大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
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
十世傳爲異人所創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
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
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
吳時僧康會創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修飭天下傲而
爲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
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烏有所
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
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
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漢於其教者亦所不
取焉抑子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磨

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磨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笏袍之士必有深於達磨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修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修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錢塘南高峯之麓有寺名石屋卽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圯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文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

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欲子
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
不於其同進而以屬之吾之此亦可見天理之在入心有
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
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
不取况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
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乘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
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
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
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

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
惜况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
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
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許持挺
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
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
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若亦姑爲是以
銜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喝以相脇遁辭以遷就謂夫
一坊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棒視道法
以矢檄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五
惠馨敝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
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
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
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剎之盛甲於
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
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
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氣之
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
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大際天其爲體
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
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
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
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
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
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
也高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 加
以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我太祖高皇帝
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迨我太宗文皇帝建國幽燕

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奄乃永樂己
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
卿朱焯齋祝封神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
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爲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
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旣
成礮石爲碑介天官副即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
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具山與川
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液融
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

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燄曠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
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之大與天同而司海之神
稱天以誅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
神祠在在而有矧茲京師密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
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
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
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侈其
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者其感通利濟之效俾夫
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夸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
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國家祝號祭秩之

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
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爲文昇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絕跡舟以通飄飄一韋萬仞中
崩雲屑雨歎巨風歎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濟神之功
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攝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
驚波駭浪平地同徽章懿號昭皇封峩峩廟宇都城東
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窿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禱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
所創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鄰於茲重爲修建其夫人暨子
禧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云歲久而圯國
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修葺適
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
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
爲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既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
靈官湯與慶也湯臨終倦倦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
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與慶溪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
節費鳩工聚財卽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構之啓
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者
嗟讚歎以爲堂構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

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既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徐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諾之曰堂以復古名所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古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闢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惟道家之所攸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

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一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吳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卽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

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威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劫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朱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每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

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國初屢修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既成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衍衍以和僂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既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

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推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如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固

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遡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茲蓋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千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子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

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邈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人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皮千軒憲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夙

契世有邇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遠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殺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已者尤在武焉子願

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
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數焉古人嘉言
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母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
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
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者
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
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
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
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旣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
於九原之下知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
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聲
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
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離時齋
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
間先生退自彝倫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齋下憩竹之

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精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雁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蒼筤問讀書者以篠蕩箇籥問讀詩者以菁菁籊籊之義問讀禮者以箭筠芴木管籥簫簧之類問先生一一答之盡其詳諸生充充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楹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

聞而歎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自是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朝廷以纂脩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離吾不復往矣兒曹輩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竹與南離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子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答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母亂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嘗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嘗拜曰先生之言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

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豔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命伶倫

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籟無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

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牧菴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

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
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齊居曰牧
菴因以自稱振明勿有川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
蔡駙馬都尉家教子嘗延振明教幼子豈不幸瘍亾振明
因從子游暇日以菴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
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
所謂自牧歸黃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
法以牧人歟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
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
然振明以柔和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寔不患其

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贅哉
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
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
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其守者歟莊生
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
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場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
以爲之閑枝敬恭以爲之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
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旣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人還
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也
謹以是記牧菴振明宜服膺之母教

世引堂記

古儋大姓符氏世居其鄉之大里里環其居數十里間皆山菁谿洞其中居民咸依焉以居符氏之先系根紫貝在勝國時曾受符印爲守土官國朝永樂初符添慶者率其人朝闕庭文皇帝嘉其功授宜倫縣令以撫其人世襲其職及宗孫符節應世其官以俊選入昌化縣庠爲弟子員今有司以充貢上春官旣引赴奉天門試中例該陞進太學循資出身節歎曰環我家村總總之人恃吾家以有生吾一旦名繫仕籍游宦中州吾之身榮矣而此數十百家何所依乎今幸朝廷有太學生不願仕者賜冠帶授教官

之比盍歸乎哉以終我父祖之惠乃以其情言於天官天官卿爲請於朝上曰如此節將歸謁予而言曰節自幼有志世用潛心經史而專門於春秋初志固欲出一奮以光大我宗祔也但以祖父來世官鄉土節忝爲宗子當嗣其職而爲一方人所附土俗非其宗不屬也不得已舍己之所業以締先世之所基恆念自先考無恙時爲屋數楹中有黃堂爲祖宗棲托之地傍有列館爲會友讀書之所他日仕歸將爲終老之計今幸蒙聖恩未老而榮歸故里將終焉於其中伏請大人先生賜以一名上述祖德下示子孫以爲不朽之託非但符氏一族有幸凡吾一方之山林

上文集 卷之三
草木亦與有光焉予於節之大父元春有一面之雅知其家世爲詳廼名其堂曰世引蓋有取爾也旣而節請所以名之義予曰父子相繼爲世引之爲言延也長也世世而引之由一世而致千萬世自義率祖引而上之往者日以過自仁率親引而下之來者日以續往者如水之歸海愈積愈深來者如泉之出山愈出愈有引之又引曷有終窮哉且汝家歲時有事於其先亦曾聞工祝之嘏辭乎所謂承致多福無疆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勿替引之者是卽予名堂之義也夫古來聖賢遭際不出卽處不仕卽農農者躬稼穡以爲養仕者膺爵祿以爲榮穡乃祖乃父世

襲其官不出其土榮矣養矣汝今奉恩錦旋則所以榮而養者不又引於無旣耶汝尚益懋乃德延師儒以教汝之子弟廣聖化以率汝之毗庶使汝子若孫若曾若玄若雲來世世相引敬承先志丕振家聲善而繼之光而大之引而伸之延而長之永永勿替以供汝祖宗之祀事豈不偉歟節再拜曰敢不服膺至訓以詒厥孫謀請持歸刻之石寘之家祠以垂示久遠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暘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

五石齋文集 卷之五
三
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塊奇而色鮮華味甘
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
有又有他郡所無者子自蚤歲麤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
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卽人
家園圃求之亦多有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
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
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竒特秀絕者
詢之士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
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旣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
城由是泝瀆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

未備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
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
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歎曰花
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
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
奇之容華豔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
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
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將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
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
其地遇得其人方見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

五文莊公集 卷之三
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
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欄檻朝昶
夕顧以觀其長成開發追其及時而開也設具招客以賞
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
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
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
處之而已子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
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
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
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

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
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
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
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
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
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
亭意將待其封殖旣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詠
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
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
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旣而萎槁者幾盡予爲程限所

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子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六

宗祿鎮廟典錄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贇

焦映漢 雯濤 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璵 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南海亭周黃氏廟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歲有定制粵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為士而子或為大夫父為大夫而子或為士廟數不可為定制且又任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

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岡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僧者爲黃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廚齊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叅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

禮記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珩暨其從子璿
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觀將南還介友人
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
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
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
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既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
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饗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
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
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

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珩持歸覽於
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
弗廢墜哉

關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
稱關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
史竝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
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於朝
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關下林家始立於
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

卷之六
三
是已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
屋雙闕故址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
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
修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
中
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
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甫之祖饒郡太守萬龜公而以福
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穆列祀於左右時族之長
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翰林學士恒簡先生
旣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
脩隋書列孝義於傳來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

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
今世之望清河西者果孰爲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
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
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爲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
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爲之表其門閭與夫黃璞
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
又以閩中良二千石而爲之我文廟御纂古今
孝順事實以爲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
由然哉噫文書之傳旣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
孝友之祠旣寔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

家宗人之官嘗祭祀之禮則家有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
祀者以宗名在國爲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
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
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也士無世祿大夫無采
邑然而業爲士者或仕而爲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宜祿
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
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卒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爲僭
蓋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
則世之五孫往往有違事高祖者豈得爲遠哉又何用追
爲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

中以爲範茲蓋百世人家喻戶曉之常禮也况有孝德如
氏者哉古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爲百行之本德莫盛焉
下之林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
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
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
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
年恆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
之名長赫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
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正家昭
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
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陞世以
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社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
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曰然者凡其所
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
身爲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
爲常施諸人者忘其爲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大
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楹蓋摘太宗文
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

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
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
來京師徵濬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
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
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
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
王以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
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一
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盟
府丹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

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
民兵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闢之
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祖宗典
故竊與有聞伏讀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
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
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多福之語及讀太宗爲善陰隲
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慎密恩
信遠孚矧獠良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
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
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

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著效於當時而
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
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
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
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官傳公主宗盟膺朝廷重寄位
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世家所傳懿德茂實旣以身體
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
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
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舅若仍以雲蔭授而祿食
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觀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

之心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子之辜非但居大業秉重
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
而加諸彼雖兵農滅獲之幾驟爨獠之蠢昆蟲草木之
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
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官
傅公之至意則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
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母息母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茲以安順
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子屬以堂記泣
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傅叨以經學發身賢科
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教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積
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
種樹焉木旣榮而就實矣憩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
培灌溉之人也興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
此吾堂所以名也子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
卽吾之所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
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
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
身旣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

上元集卷之六
八
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盍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亾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亾吾何嘗存是故無

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旣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

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因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玠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縉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歎羨咸曰入國朝來武胄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

戲事以希有爲榮矧策武功而受誥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爲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予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蟬珥貂曳組鳴玉伉伉武弁烜赫於前雖雖儒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固以爲幸矧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勒功鐵券爲國之勳臣厥嗣登名金榜掌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

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繁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曷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子嘗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爲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卽其字扁其所居蓋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畛畝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畱之家家不能受畱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戮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僅方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苗裔也積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苗裔先世所以植生產以遺子孫者

博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以示後人其知本哉子
恕果能拓善基廣心地收菑畲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
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
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菑畲其經
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
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
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
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

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
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
真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子于
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田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
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
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
十八篇則所得者五十八畝也詩三百五篇則所得者三
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
二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
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麥夸

上卷公集 卷之六 三
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巋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觀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京師需子文以爲堂記子喜用貞不灰其兄而又能克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歿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陞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磬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且暮紡織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母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芻

象之甘而荼董之嗜非不知荼董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母於此蓋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駿駿光大謂非母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子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母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母焉故爲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堂之

傳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爲之

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旣而有以其名聞于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豕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嚶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

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祊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爲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天者於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

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旣垂則夏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

保穰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物之原，人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析其鬱，氣資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

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權所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旣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鍾以地若，鍾以人若，爲說昂精爲何是

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聞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丞相綽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

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稟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右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子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爲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窵
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
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
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
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
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
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
饑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
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
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

若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一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
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
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
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
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
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
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
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
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
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

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子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爲之以甃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

故凡天下之山其脈皆發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而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網緼無間始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

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
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
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
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前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
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
於葑溪之上蓋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
勝甲於吳下世擬之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
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

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
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
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
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
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
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
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
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畱心於事中方有心應
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
之之具是以前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

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若是邦耕於野戍於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歿者恃以葬嗚嗚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於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未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曰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恩來歸乃卽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及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

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既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已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兵部郎中進三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叅政左右布政使八副都臺兩巡邊方叨備六卿再掌國計輔儲宮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俟我以老皇上優臣以閒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朝時曾屬吾子豫爲之記旣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

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

給恒產外自侯國

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

其家唐宋盛時朝

臣自遐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

或別都唐都雍其

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

居洛睢陳許其間

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

我朝雖竝建兩京

而南北相去懸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

其鄉一出國門瞻

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

人生何幸而生畿

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

天庭咫尺仕如不

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

有田園之樂年甫

弱冠卽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

得來歸以復其故

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
松裊茸茸之豐草易朱絃以山漚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
閒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
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
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目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
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
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
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略其景而原其心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出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

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
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
之蔚然溪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爲
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
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
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構以爲亭扁之曰半山環亭四顧
萬景畢聚仰而山顛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
古木千章喬松萬木有隄堰以灌溉有河堯以邇迤真人
世勝境也繚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廬江之名山大川山
若天四馬槽冶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沙河之屬矚目之

項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
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
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
氏世居於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
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
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夸鄉里稱爲善人
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主事
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
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汨
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憩

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于林
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
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
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
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
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
其虧蓋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
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
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
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畀繼仁勤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

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拳拳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陰陰以眠臥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婿進士吳君澹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

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

授瑞歸以遺君寘諸軒間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詠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顯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瀾瀾倒之餘而有歛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修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

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歛以實人皆驚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鬱鬱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刪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

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真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手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

有之君臥起輒著履持杖循行衆木間縱橫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呀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嗙嗙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旣而洞開八窓憑闌四顧喟然歎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栖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

之梧莖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奢所食之薇屈子所
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
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
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
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
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
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鑿庶幾疑於神歟有
虞氏居溪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
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進以
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暹
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
存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爲林軒記授暹歸書于軒之
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吳永年氏構軒以
藏修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
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
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
爲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爲
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

棄置不復少寓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櫫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奸言喬字鬼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劇目鉢心括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爲工巧取黃配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肆爲弘闊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

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冒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叢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駕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

五文莊公集 卷之六
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爲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遵所居也其地舊名蠓磯宋人常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蠓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

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平之濱構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旣高甍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迴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眞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眞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汎之軒窗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胷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旣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尚慕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棹

乎無垠而聚此江泝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略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子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衝蓋古所謂羅源璞鄉也有丘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

至土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昆俊鼓篋鄉校旣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焉恒自歎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漱之餘卽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迤邐而出於庭院園圃之中

左顧在盼某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某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修飾剪剔燥而灌之瘠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卽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成陰野花發而幽香真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做蘭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溪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

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詠以樂其自然之趣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冕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子文爲長樂居記子與君同生海隅同爲庠生子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子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

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歿葬祭於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卽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卽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子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驪司批駭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蓋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瀾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鳥者似擘如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

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頴頴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子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已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吾鄉人嵯司知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畱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攜諸子遊焉

而歎時子彥宜侍側跪而問曰大人何歎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昫昫而芄芄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窺綿蒼莽之際何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

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
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
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
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
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
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
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
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畱耕翁曰然翁旣捐館彥
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
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

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歎曰有是哉冬賦詩以美
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進學齋記

穎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冢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
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
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
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
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爲學則生固知之
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卽
生所見者以爲生喻生聞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

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
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不知其凡幾易焉其途中
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
勝闐闐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
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
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
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
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
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
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

道也履歷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
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
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
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
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
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
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
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
朝夕玩焉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
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溪嗜而酷愛之
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
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竝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
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
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
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
舟訪戴安道旣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
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
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

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
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
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
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
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
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
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而溪而築室以爲藏脩
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

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以見也言當其可以出也知適其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願乃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也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桁楊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械坑陷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營乎形雞犬不得寧也室家不

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源發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其父今霑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日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

以屬子子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仙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謹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則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

居求

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虛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

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子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楹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

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楹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榮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楹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時公謂兄源曰爾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爲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

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濟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濟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濟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崩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濟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濟於官次嘗

未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真諸堂之楹兄嘗命濟以記濟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濟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濟鬢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

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
創業垂統必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
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
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
斷必爲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
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爲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
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爲之先者必爲所可繼而
不可繼者弗爲爲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
無不爲如是庶乎爲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
其不孝也莫大焉

古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
創業垂統必為百世之計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
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
子繼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知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歸
斷必為之繼非繼不而承之謂也故則吾先祖言外之
如吾先君服膺之也夫君子之於世也必為所可繼而
而凡可以繼者然則辱祖特觀

